



物研圖書  
NO. 29 115  
29. 9. 9  
大野 敬 校

八 / 6  
4035  
10

< 99-126 >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八

明馮李蔣之翹輯注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刑  
尚書○邢謂邢君牙

也洪氏年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  
二十五年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  
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  
作二鳥賦又據程致道說既出潼關  
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程說大  
誤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  
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  
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下  
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至  
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

韓昌黎集卷十八

一

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有此書及岐山下等詩也。○黃震曰極論布衣王公事勢相須文極清快。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  
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  
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  
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  
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大畧與與于襄陽書同意  
今閣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  
如春戎狄奔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

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

常之顧遇哉下豈上或赫赫乎洗洗乎洗音先或

無洗洗乎三字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

謹呼海隅高譚之士奔悉天下慕義之人使

或願馳一傳傳驛遞也周禮太僕或願操

弋操上或無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湟或

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

是字非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

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

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  
 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  
 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  
 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  
 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假如愚者至閣  
 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  
 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或作又或無賢者至與之九字非  
是日或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  
作亦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得或作待已下或並有矣

字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  
 人百無一二遺者焉或無固字若果能是道愈見  
 天下之竹鼠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  
 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能或作行德下愈或再有矣字  
 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士下或無也字生七歲而讀  
 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  
 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亾未嘗不經於心也當  
 世之得失未嘗不覽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  
 危在邊常或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

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  
 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此上或無至字不  
 或無而字能下或速字去或作進居十日  
 不能去或作不敢遠進際或作下  
 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  
 或在容字下容下或有也字或懼閣下以眾  
 無以左至為容七字皆非是  
 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  
 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  
 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或有陳字  
 皆非是來之下或復有之字愈再拜  
 其無以或無其字或無以字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  
 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遇或及至匠石  
 過之而不睨莊子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  
 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大蔽牛擊之百圍其高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日是不材之  
 木也無所可用伯樂遇之而不顧戰國策蘇  
 故能若是之壽伯樂遇之而不顧代為燕說  
 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日人有賣駿馬者  
 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日臣有駿  
 馬欲賣之此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  
 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  
 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  
 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

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  
 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於王而見之  
 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  
 在公之宇下非一旦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  
 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  
 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或無  
云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何洛文日以木  
與馬起議論是古今薦士語柄茅坤曰爾云  
千萬人云云言雖多無益今幸賴天子每歲  
 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  
或有于字而無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  
此字或無等字

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替人有  
 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  
 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  
 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一本以其  
如某何哉而無昔人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  
書本為人求薦而曰執事其知某何哉則似  
決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諸本或作執事  
其知某何如哉語意似協而亦未有懇切必  
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  
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複無奇文意首  
尾不甚通暢恐尚自脫誤處更詳之○虞集  
日始終言之下一句收拾前意蓋始終以馬為  
喻也即篇首在肆不顧  
篇末鬻馬不售二意

應科目時與人書

或作與韋舍人。此即貞元九年宏詞試

也。○無端突起，譬喻不必有其事，不必有其理，奇極妙極，顧充曰：轉常為奇，廻俗入雅，縱橫出沒，圓融不滯，唐之文宛然為一王法。此書乃其極也。錢穀曰：僅僅二百六十餘字，而驚溢怒濤，安瀾縈滌，雜出其間，自是洞庭岳陽，奇觀茅坤曰：空中樓閣，其自擬處奇而文亦奇。

月日愈再拜

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

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

蓋非常鱗介之品，彙匹儔也。

介之品彙匹儔也

○濱音汾，匹或作比，其得名

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

○怪物龍之別名。其不及

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

險為之阻隔也然其窮澗不能自致乎水為

獮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

獮音賓，蓋下或無

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字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喚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爭笑之是也禮記獮祭如有力者哀其窮

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

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歿於沙泥吾靈樂

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李東陽曰既曰哀其窮又曰負其異甲異中  
 尚有一段矯矯之氣視三上宰相書不同纔  
 見是退之氣節文字茅坤曰只一箇是以有  
 譬喻看他一連六箇轉換都只數句是以有  
 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歿其生固不  
 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聯試仰晉  
 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  
 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或作  
清波或作轉  
 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致之波濤  
 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  
或作而鳴且號  
 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或作而鳴且號  
句抱前句句刺心

皆是譬喻只一皆是譬喻只一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  
 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正此書謂賢尊  
 給事者劉伯弼也伯弼二

子寬夫端夫嵩夫無名正夫者豈正  
 夫即嵩夫邪今且從舊○退之教人  
 作文太意要自樹立不尋常不取悅  
 於今世所謂能自樹立不尋常不取  
 悅於今世者即退之本來面目黃震  
 曰答劉正夫書與答陳商書合觀庸  
 庸者不足自見怪怪者非所以識  
 俗公所告語雖各隨其病而藥其功  
 深一語則均所當  
 務而根本之論也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

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  
 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凡或無先進之於後輩苟  
 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  
 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  
 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接後輩下或存之  
亦確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  
 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  
 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  
 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

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  
 此而禁其為彼也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  
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  
章宜深而不宜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  
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  
也書曰朕饗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死彼  
柔桑其下侯旬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  
禋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  
閑兮此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  
 非難也及觀其異者則其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  
 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  
 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

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沈浮或作浮沈。○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宏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远。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撰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後下或無進字，若上或無要字，不下

或無字若聖人之遺，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顧常或作必當，或作顧當。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或作如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

題下或注銜字，非是。○此殷侍御，伯也。公嘗薦伯，堪在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中同體則知殷侍御為備無疑序作於元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益涼則明年八月歟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  
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  
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  
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  
缺日失月亾以至於老月或所謂無以自別  
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踉蹌愧生於  
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

注公羊春秋

前者或作前人非是○公羊子各高齊人受經於子夏所傳春秋非一高傳其子平又三傳至壽乃與弟子胡毋生著以竹帛

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  
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  
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  
可令叙所注畫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  
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  
假假或儻矜其拘綏不得悉請務遣之傳而  
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况近

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任城人太傅陳蕃辟與參政事蕃敗坐休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妙得公羊本意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墨守謂如墨翟之守城不可攻也於是鄭康成乃發墨守之鍼膏肓起廢疾休見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能勤勤繆繆若此之至繆繆或作拳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廢其又奚

辭將惟先生所以命辭或作詞愈再拜

答陳商書

公爲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答陳商書引論甚佳甚切逼真戰國策文字顧充曰好作奇語自有一種才料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奇觀退之答陳商書姚曲而奇不待繩削自合矣錢穀曰譬喻之妙自孟子莊子外吾獨取韓退之彼其意到筆隨思餘語止神縮變化惟所欲爲吾不得而窺其際焉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

且喻以所守幸甚知或作具愈敢不吐情實且或作具

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須求也意齊所欲也

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

三年不得入齊下或無者字韓子齊宣王

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

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崧卿獨以律呂

鐘尚羽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其說是也然凡

細者為羽莫不皆有正聲之序又以六律六

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畫

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且

琴瑟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

聲太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

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自有

又一聲而聲必中律呂也左意似以琴瑟專為

宮聲而不用他律呂者故特誤耳○前漢律

歷志陽律為律陰律為呂黃帝之所作也○

董份曰三句連下三鼓瑟字而首句起句

字曰吾瑟鼓之真天然容罵之曰王好竽而

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此或獨以鼓為瑟

而為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又此或獨以鼓為瑟

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齊或作等或無也

筆力輕字皆非是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

俊如此

世而為文，必使下世人不<sub>レ</sub>好得，無與操瑟立  
 齊門者比<sub>レ</sub>歟。求上或無此字文雖工，不利  
 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  
 也。雖或作誠或雖上有誠字○以明理之文  
求仕於當世而不投時誠如操瑟而立於  
齊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等然君故區區之  
子所守斷不因時而為之遷就也  
 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  
 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言下或愈白

與孟尚書書

孟下一有簡字○孟簡字  
嘗與劉伯芻歸登蕭儂譯次梵言者  
 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與潮州

潮州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  
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  
之○此書與原道篇俱維持斯道文  
字故能理強詞直有氣力有光燄呂  
祖謙曰此篇須看大開闔謝枋得曰  
多有巧心妙手批不盡須是面說邵  
寶曰與孟簡書皆胸中流出其文不  
刻而妍茅坤曰翻覆變幻昌黎書當  
以此為第一孫鑛曰闢佛是文公一  
生大識力處故此書明目張膽至今  
讀之  
 藥藥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  
 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  
 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

此傳之者妄也

或無吉州二字下云得吾兄  
節本無行官至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  
少下或無信字氏下或無此傳之三十字皆非  
是○元和十年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  
吉州司馬按唐吉州今屬江西為吉安府潮  
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

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

無下或有有所  
字無與者字故

自山名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

自勝不為事物侵亂  
司馬光曰世稱韓文公  
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  
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  
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與之語  
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耶

自勝不為事物侵亂

司馬光曰世稱韓文公  
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  
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  
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與之語  
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耶

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  
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  
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與之語  
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耶

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

來往

要自至難得十十字諸本皆如此或刪  
胸中無滯礙又字自又或作且○朱子

云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避  
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下兩條猶  
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又字則要自以為  
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  
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  
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  
未見其所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  
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  
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論之工至其好樂之  
私則又未離乎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  
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  
于錫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  
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為息邪距諛之本  
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惟



粹公既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  
 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  
 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少為事物侵亂之  
 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為蕩滌情累  
 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  
 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其禍  
 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彼公於此  
 能因彼稱譽之有秋而悟我忝我之昧熟一  
 且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  
 理自勝不為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  
 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及其祭神至海上遂  
 造其廬及來袁州置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  
 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退之論佛畢竟在福田上立說孔  
 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也立身自有法

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  
 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  
 其類至慶下或無自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  
 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  
 悌君子求福不回見詩早麓篇傳又曰不為威惕  
 不為利疚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自孔假如  
 釋氏能與人為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  
 况萬萬無此理崇或作福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  
 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

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  
 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或作  
森布非是  
按公進平淮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破○孫  
鑣曰此段語意從班婕妤化來更有波瀾  
 又肯舍其鬼行宵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  
 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亦且惑矣或作  
非大惑歟○自  
假如以下言佛  
不不能為人禍福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  
 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  
 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  
 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

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子下或有有  
字不明下或

復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斁都故切橫去聲  
○此一段先鋪張揚墨為禍於天下甚大可見  
見孟子有功於天下後世為甚大焉可  
然其拿一孟子立脚根極古地步揚子雲云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云或  
作且

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  
 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  
 亂至或作埃非是其經或作經畫或下有書  
字○茅坤曰以下文如江河之決西漢中

處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  
 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

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一、十二、十三尚皆或無尚故  
 學士多老成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  
 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谷不公二  
 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  
 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  
 行而莫之禁故也王鑿曰倒孟子雖賢聖不  
 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此四句似然賴其  
 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  
 而已崇或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是不應復出也

此二句似揚而張之其太經太法皆於滅而不救壞爛  
 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  
 也此四句似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  
 侏離矣向或作荷侏音朱後漢南蠻傳衣  
 裳班闌語言侏離此下句又揚而  
 張之直救起前數十句語可扛鼎樓坊日出  
 脫孟子是出自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尊此  
 文字抑揚格謝枋得曰此故愈嘗推尊孟氏  
 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  
 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蘇軾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  
 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秋  
 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  
 廢孟子既沒申商韓非之學遂行秦以是喪  
 至於勝廣劉項之禍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

不至此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亦可也。顧充日昌黎平，生轟轟烈烈，處盡在闕，佛一節此其所自負也。謂言有大而非誇，非此類乎？此作自關世道，又不。漢氏已來，或無羣儒區區，但文字之工而已。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窳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歟，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作耳。○不仁，釋老之害過於楊墨。二字最下，得妙。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

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處也。退之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為功不在孟子下。此段以孟子與已對說，文勢抑揚輕重，雖曰賢不及孟子，其實自許其功過於孟子。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同而立言行已，其異。又孟子與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則序文暢詩，澄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徧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為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為一。孟子曰：貌大人，輕萬鍾，名之則不往也。愈則依于頤于宰，相此其異者，又也。其曰韓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羅大經曰：韓文公不會深看佛書，故此書但能攻其皮毛，然以孟子闢楊墨對說，便見正大主意全。

在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四句 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  
 滅歿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  
 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  
 而粗或作且粗○呂祖謙曰帝壯有氣力茅  
 坤日自且愈不助釋氏至此十數轉抑揚反  
 覆筆端如龍蛇 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  
 否張籍皇甫湜皆公門人 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  
 增慙懼歿罪歿罪愈再拜鄧瑀曰韓愈始論  
 距談行之意點守潮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  
 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真與大  
 顛對釋氏之徒模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哉

答呂鑿山人書

黃震曰答呂鑿山人書自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蓋山人矜誕人也責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公故盛其說以折之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

信音申○史記

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 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僕下或無者字 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

茂之美意恐未磨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  
 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  
 雜而不貫或無書各自名四故設問以觀吾  
 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  
 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  
 於道者也下乎字或作邪字左今天下入仕  
 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  
 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或  
意下不在字云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  
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驕不在軍事

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  
 本論意已足不假在字為奇政使能奇亦復  
 幾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者  
 之弊而謂韓公為之哉或者在字亦恐艸書  
 者字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  
 起務欲進足下趨或顧利害去就之人於  
 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  
 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  
 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實主  
 之道不可謂無意者破上或無衣字繫上或  
有脚字者下或有也字  
 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

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効俗或阿  
上仍有効字或作効阿俗○茅坤日有此一轉方成正議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浴見國  
諸管仲事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

或注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一年進士

書所言河南事跡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跡囑公言於朝也

垂隔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嘗敢忘

書下或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

有狀字聊賴連辱或作辱連紙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

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

欽想所為益深勤企欽上或有重字○河南其率也謚日傾式始刺蜀州劉闢作難署牒首日闢副日式參謀日符載意使君欲辨河南

南之事跡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

於下或愈雖無節概知感激若使在形勢有古字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

然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見待惟且遲  
 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見待惟且遲  
 之勿遽捐罷幸甚去心或作忘去其心或無  
○今按捐罷字疑衍况此書題一  
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甚作文莊子云知  
 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  
 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增愧耳良

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公拜部郎中史館修撰  
 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  
 元和九年在史館時作○按唐書甄  
 濟字孟成定州人少孤獨好學以文  
 雅稱居清巖山採訪使苗晉卿表之  
 諸府又辟詔十至堅臥不起天寶十  
 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  
 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  
 喬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  
 得已為起祿山下拜鉤禮居府中議  
 論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  
 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密  
 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敗血狀陽不  
 見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名  
 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



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  
 濟引領待之希德歎殺止刀以實病  
 告追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  
 為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生子因其  
 宜字曰禮聞曰憲臺禮聞處憲臺更  
 名逢幼而孤及長耕空城野自力讀  
 書不謁州縣歲飢節用以給親里大  
 獲則振其餘於鄉黨貧俠者朋友有  
 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常以  
 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請京師自言元  
 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權卑同科遂  
 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而逢與  
 元稹善稹移書韓愈畧曰雖生直布  
 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必  
 不回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  
 誅而從亂在古與今益百一焉愈故  
 答之

二六一云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  
 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暗弃去祿山  
 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必執不起卒不汗祿  
 山父子事甄音真弃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  
 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  
 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  
 氏氏或作非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  
 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  
 之者抗一作仇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  
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

江陵府士曹○茅坤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  
 日文極婉媚感慨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自合立傳不應言附  
 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  
 先人事白或作目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  
 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  
 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  
 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  
 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  
 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

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下書  
 而已也黃震日文一氣愈既承命又執筆以埃  
 愈再拜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八終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九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書序

與鄭相公書

元和九年三月鄭餘慶以節鎮興元乃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闕鄉暴卒墓誌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即公此書致謝之意也又云元和九年八月丁亥孟氏卒書亦必是時作矣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

讀感歎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  
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  
餘資今裝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  
為遺孀永久之賴是歲十月葬其費皆出  
鄭相及東野舊往還者以  
其餘財贖養其家  
東野無子妻鄭氏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  
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弟鄭  
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  
可依仗東野之  
妻兄弟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  
孟下或  
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

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  
物益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  
宐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  
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或  
作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  
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平章事故云相公也  
公前書薦樊於  
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  
見集中然袁滋先鎮襄陽後鎮  
荆南不知公此書在何時作

伏聞寬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

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

子舍人樊宗師按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

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

宗師弟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

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

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

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

徒不顧世俗輕重樊宗師文艱深奇刻退之嘗稱其不蹈襲前人一字

一句一翹乃讀樊所撰絳守園池記則誠然也歐陽文忠公有詩云異哉樊子怪可呼心欲

獨出無古今初窮荒搜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糾執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故

唐藝文志載樊集二下通微曉事可與晤語或百九十一卷竟不傳

作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

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

十遑遑勉勉息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

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

宜得弃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弃道

側而閣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篋或作

一作闕少或無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

汗儻謹狀

與鄂州枋中丞書

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

徙鄂岳時方討吳元濟詔發岳鄂兵二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譏吾儒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如古名將每戰輒勝其為鄂岳觀察使在元和七年云○又有激昂感慨之氣兼以叙次得雅有波瀾有局陣茅坤曰氣味古雅入西漢不假雕篆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始且十萬

孽一作賊巢窟或作窟巢又作巢穴

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頡頏音頡頏

此用莊子說劍全句一作難語非是

胡江切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

聞有一人援桴鼓誓眾而前者桴音浮擊鼓柄也國語作

抱字與乘桴浮海音夫者不同但日令乘馬來求賞給助寇

為聲勢而已日或作月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

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

軍而進之三一三作六陳師鞠旅詩鉦人伐鼓陳師

人為師又百人為旅鞠告也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

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公綽抵安州聽

綽謂日以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從事聽日惟命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

都虞候三牒受之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將  
 日行營事一決之都將聽被恩威盡力當時服  
 其知權士卒家有疾病  
 公綽厚給之人皆感激  
 斬所乘馬以祭躡成  
 之士乘馬躡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或曰  
 圍人不不自備耳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驕  
 必殺之躡也漢武帝詔馬奔躡而致千里  
 翹按補注柳氏叙訓及新舊史皆以殺馬為  
 公綽為襄陽節度使時事司馬公考異正引  
 此書證之云乃鄂  
 岳時事未知孰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  
 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  
 會以取勝於常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  
 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

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  
 廣眾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  
 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  
 在此也而在或無而字○臨敵重慎誠輕出  
 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  
 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  
 良或作用非是或  
 無之徒二字又無  
 下之愈再拜

又一管 韓集談兵之文惟此議論最切  
 其妙處直臻神解如云徵兵滿  
 萬不如名募數千此誠  
 萬世可行之通議也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  
 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  
 聚感兇監吮濡飲食之惠兇監吳元濟也提童子之  
 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  
 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  
 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  
 襄荆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  
 勞於圖議圖或作國非是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  
 羆羆替俱切○說文羆獸名羆瘦似狸者畏懦蹙縮上子六切莫肯

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  
 界上奮上或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  
 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  
 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  
 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開○茅愚初  
 聞時方食不覺弃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  
 能引孤軍單進與外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  
 利哉真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就令如是  
 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



風采可畏愛故也筆力婉而宕其事已詳前畫故此特略之是以

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下惠

或有助字夫一作伏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

兩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

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

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又作序○

難陳慨建事所以慮者特日久寔弛不能終始

况此小寇安只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

至幸甚諸本幸甚下復夫遠徵軍士行者有

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

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

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

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極言

之失若召募士人一作或必得豪勇與賊相熟

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

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公此議極言

見論准西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

一作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憚時

賜示及視中准西諸軍還奏多合上旨幸甚不  
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田弘正始名典先是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委政於家奴將士則眾怒廢弘正使主軍弘正於是圖其地籍其人以獻于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且賜今名弘正廟碑九年弘正拜中史館修撰為先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按一統志魏博二州名魏今為北直隸大名府博今為山東東昌府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

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一無蒙免二字今按蒙免者蒙

田之庇而得遣免也連上文為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為句使至

奉十一月十一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

郎行弘正子布華已附狀已下伏計尋上

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

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

以文字鄙薄令撰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

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

蓋緣久闕附狀求因間粗述下情或無求字  
○此謂求身揚書記因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  
田之閒為述中巴意也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內  
外所宗位望益尊謙異滋甚謬承知遇欣荷  
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任馳  
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李尚書名絳以史考之元和十年二月出

刺華州又與公同年故有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又比或作夜乍離闕

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  
恩獎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或無伏字懦  
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  
竊念旬朔不即獲待言笑東望嶺滄有兒女  
子之感或無子字非是○史記非見獨宿直  
舍公時以攷功無可告語展轉歔歔不能自  
禁華州雖實百郡之管重於藩維然閣下居  
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室密以上  
聞不宣以疎外自待無宣字接過客俗子絕

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震黃  
日此語亦涉親近藥物方畫動作步趨以致  
世者所當知和宣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  
甚謹奉狀不宜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或作與友人論

○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杖放臺參後不得為例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杖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蓋

是時宰相特惡御史中丞本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諫穆宗遂罷紳為兵部侍郎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參李紳在焉紳昧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慶紳以附逢吉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或無字京尹郡國之管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

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  
 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遣而行何  
 况京尹一本亦是以下十九字綴於事須臺  
 况京尹參之下仍於却不如下添中丞二字  
 洪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不知  
 洪所謂唐本者何如也一日不用臺參以下  
 當再出臺參二字今按二說皆未安後說雖  
 差勝然文意似亦未足當闕之以俟知者  
 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即怪之其於  
 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  
 有定制也人上或停推巡緣府中福道是實  
 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

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

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

報或作不及修報狀伏惟照察按唐人書帖用照察

送陸欽州詩序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

本自此下為第一卷○陸欽州詩并序一  
 也貞元十八年二月以祠部員外郎  
 出刺故退之詩  
 以送之云云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  
 出刺欽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  
 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居一欽太州也刺史

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

唐歙州漢丹陽

郡地國朝為徽

州府屬南直隸常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

九宣使之所察欽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

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

齋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遺行乎朝

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作州則專而不能咸

作或屬下句非是按莊子有先一州而後天

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

於是昌黎韓愈遺願留者之心而湛其思

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翺

翺華一作美一校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

無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句用韻及語助

者賡歌是也有隔句用韻及兮而今在上句

之未韻在下句之未者騷經是也

韻而上句不韻不兮下句押韻有兮者橋頌

之類是也今此詩若用賡歌之例則華光有

兮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

之例則光翔當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雖可以

有兮而去復不可以無兮也若用橋頌之例

則下三句為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韓公溪

於騷者不應如此蓋校本所失之也今定

以橋頌為例則止去校本首句一兮字

尤為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

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置我作此詩歌，干達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按退之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故呂汲公即以爲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一釋然者時東野爲溧陽尉云○退之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爲多謂凡形之聲者皆不得已於不得已中又有善有不善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只是從一鳴中發出許多議論先輩云其原身周禮梓人爲筍簣來信乎謝枋得曰文凡六百二十餘字鳥字四十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信如層峯疊巒如鸞

濤怒浪無一句散慢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唐順之曰此篇文字錯綜立論乃爾奇則筆力固不可到也顧充曰此文將率合入天成乃是筆力神巧與毛穎傳同而雄邁過之茅坤曰一鳴字成文乃獨得機軸命世才也前此惟漢書叙蕭何追韓信用數十字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起句是一艸木之無

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

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滂也或灸之金石之

無聲或擊之鳴金石草木各一句而水獨出

處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

其謠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為一作有。此言人聲之鳴。有類於物也。○筆

甚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生詩出善字與假字。金石絲竹匏

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又入天時。下段奇絕。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放。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也。鳥下或。非是。彼古奪字或作奪。○樓助曰。曲盡其於文字變態之妙。鳴春鳴夏等語。真入神。

又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一本去。又句。尤字屬成。一句不成。文理。○朱熹曰。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為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而脈首尾相應處。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於字假下。或有之字。○書帝股。欣言曰。念哉。率作典。事慎乃憲。欽哉。屬首。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嗟哉。股肱。隲哉。萬事。墮。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



作不而無能字○書夔日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  
 鼗鼓合止祝嘏笙鏞以間鳥夏之時丕子以  
 獸踏踏籥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其歌鳴武書太康尺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  
 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  
 解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泗五子成怨述大禹  
 之戒以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  
 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  
 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  
 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  
 有於楚二字非是莊子蒙人蒙梁  
 地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楚楚大國也

其亾也楚大國也以屈原鳴其國雖大而只因有此  
 不用之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臧孫  
 魯大夫臧文仲也○謝枋得曰以荀卿與孟  
 子非其倫臧孫辰何人亦未見其有道又與  
 孟子並立豈可謂之以道楊朱墨翟管夷吾  
 晏嬰老聃申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相韓  
 昭侯著書二篇名申子韓  
 非韓諸公子與李斯俱師荀卿善刑名  
 法法律之學著書三十六篇名韓非子齊到  
 齊古慎字○齊到韓大夫在申  
 韓前申韓稱之有書四十六篇田駢齊人好  
 談論時  
 大且鄒衍臨淄人著書十萬餘言  
 名重列國燕昭師事之尸佼魯人  
 鞅師之鞅死逃入蜀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  
 著書二十篇號尸子

以其術鳴已上數人或功利或邪說或清淨  
或專縱橫之謀皆非吾道故秦之與李斯鳴  
退之稱一術字大有分曉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  
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  
其下或無其字或又無然亦未嘗絕也就其  
一句今按有此文意乃足脫者誤也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  
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一作淳今按  
病不應用淳字以美之數以急弛以肆  
校本刪去二以字然自其聲至此四句當為  
下列其第一第二第四句如此遂使句之短長  
不可讀正與上李異書相似其意以為必如

是然後為古而不知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

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

者也亂或誤作離又因離而轉作詞字或又

此段說魏晉以後如江河之有巨隄得此一

障否則傾瀉無收拾矣孫鑛曰將人題又頓

此一段先寫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

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蘇源明京

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

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論德出為東平太

字數陳政治得失帝嘉其切直後以秘書少

監卒元結字次山漢州人少不羈年十七乃

折簡向學天寶十二載舉進士蘇源明薦之

結上時議三篇帝悅代宗立授著作郎所著

有元子十篇餘詳前見。○其存而在下者孟  
 謝枋得曰此六句包括多。○其存而在下者孟  
 郊東野始以其詩鳴。錢福曰從許多物許多  
 人奇奇怪怪繁繁雜雜  
 說來無非要顯出孟郊以詩善鳴至於末一  
 段吁嗟咏嘆有不盡之意文之變幻者無過  
 此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  
 漢氏矣。魏晉或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字皆  
 非是。○三句總收前意不懈二字有  
 爵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  
 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左傳云  
 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用  
 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  
 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

而使自鳴其不幸邪

此兩句嘆咏有味斷盡  
 前面聖賢君子之鳴當

時必先有此兩句林希元曰歷叙各陶以來  
 及孟郊明是自列於古人與孟子卒章同意  
 文字變化甚妙然謂人物之鳴  
 皆出於不平則牽強人多不察三子者之命  
 則懸乎天矣。則下或有有字非是若果有有  
 字即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  
 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一語甚  
 點地步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  
 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憚然者或作者  
 然云顧命王不憚或作  
 不釋釋猶開釋也今按不釋然者語本莊子  
 或一本非是以解或無以字亦非是。○韓文無  
 一字無照應一字路到此結出不平二字來黃  
 震曰歸宿有味謝枋得曰序因送孟東野作

結歸東野本身上只  
兩句此文章之妙

送許郢州序

或作送許使君刺郢州序  
仍注仲興二字或作志雍

○按志雍安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  
時于頓節制山南東道郢於山南為  
屬邑是時頓歛民力急公因志雍之  
行序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頓  
書故云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頓此  
序十九年作也○按唐史于公多刻  
退之獨托以諷其言懇其意微  
唐順之曰此文作兩段後總收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有頓字其  
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  
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

爵位通

要上或有也  
字問或作聞

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

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

或無喜字○以上  
括總與于襄陽書

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

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

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

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

世下或有  
出羣字○

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

小人之所不為也

事不從謂不能卒言之也  
○茅坤曰交淺而言深故

如此故於使君之行遣刺史之事以為于公  
送許公都為于公贈言大奇 凡天下之事  
大奇然只在在此下句聯屬 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  
一篇大旨 為刺史者  
 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  
 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  
 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  
 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  
繇或作  
縣賦或  
作怒皆非是 ○黃震曰愚按刺史漢監司之  
名在唐則為州猶今太守之稱蓋守郡者也  
觀察使唐監司之名本朝始去其權僅存  
號在唐則專有一道之兵財權重於今之監

司者也觀察使既專有兵財其征取於支郡  
 之刺史猶今州府促縣道財賦之類也征取  
 之欲無厭生民之出有限公謂府常急於財  
 可謂州常私於民不可謂府既急於財而州又  
 不私於民則竭下奉上患將安極此事豈可  
 使州與府同邪豈為襄陽支郡而為襄陽者  
 于頔公主人也故勉郢州以應襄陽之需殆  
 非公論否則公客於于見觀察使督賦支郡  
 之難而未知郡督賦百姓之難尤可念邪  
 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  
 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 刺史曰吾州之  
 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  
 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  
 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  
以獨急或  
無以字 其

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上其字當作某字前下或縣之無之字非是既一作即

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

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

誰能信之信或作從非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

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茅坤曰規字批于公在內

婉而

送竇從事序

竇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扶風平陵人○茅坤曰奇

崛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

甌或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非

是或無甌字亦非越或作粵○漢書地理志百越之人皆禹之苗裔注言非一種也於

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

堪輿書星紀吳越也疏云十一分野

蓋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而國屬焉吳越同年度受封故同星紀之次又牽牛婺女

為揚州之域公所指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

南海亦屬揚州故云

陽敵一作敵氣上蒸也又作敵云橫槌也謂鉅海敵蕩其南也今按敵微扣字書訓以

橫槌而漢書注又訓槌為發動蓋不以杖未奮擊但以杖身微扣而發動之所謂橫槌也

海之為物最鉅其所震蕩豈微扣之謂邪作敵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抵對捍之意與上

句隔字正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

自古俗維一作皆鳥作鳥居作夷氣一作俗  
 又言此以見其風氣之惡自是兩事故下文  
 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也或本皆誤古或作  
 非是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  
 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  
 海之饒固加於初疫一作疾瀕或云瀕也篆  
 瀕河十郡只用瀕字加於或作如其非是今  
 以上文考之此當言其氣俗既變生物益蕃  
 之意若云固如其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  
 則却是未曾變矣  
 東西州焉之之諸本無復出之 皇帝臨天下  
 二十有二年臨下或 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

州刺史盡收南海之民貞元十七年以工部  
 使署從事扶風寶平一統志漢右扶風與京  
 陝西鳳翔府 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  
 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  
 人賦詩以贈之寶平字貽周貞元二年 於是  
 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  
 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諸  
 於行遠或無行本之或作於或作我  
 之二字皆非是 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貽  
 或有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寶從事少  
 宗二字

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韓詩外傳鄭國之俗

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菝除不祥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古致自饒覺筆墨亦有樽俎雍容之風茅坤曰

風雅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

也正一作節尤一作先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

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

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

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又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間公為四門博士其二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宜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飲上或無屬字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儀二字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醴學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斤夷狄之新聲褻衣危冠與與如也行戶郎切序行一作有



非是○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用有儒一生  
 矣者陵其與與即全句亦見論語  
 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儒一或作一儒以或作而  
 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虞之  
 以文王宣父之操文王操見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事宣父操如將歸  
 倚蘭龜山是也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  
 想舞雩之詠歎月令章句論語浴乎沂自上下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  
 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下  
 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  
 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

暉或作暉或作暉皆非是恐以字形近似而誤  
 者○序云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  
 于南謂齊映也以唐宰相世系考之  
 映兄弟六人昭映映暉照煦又按登  
 科記映大曆三年昭貞元十年又年  
 十一一年昭元和二年暉登進士第會  
 未有所謂暉與暉者登暉先嘗各暉  
 或暉那更詳之○通以古道立論及  
 及覆覆語意自相終始唐順之曰大  
 聖已嫉時之論而入齊生纔數語只  
 看他操縱如意處孫鑛曰激切慷慨  
 可以吐齊生不平之氣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  
 疎遠適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

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適疑乎其之上之

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故上之人行志擇諛

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已慎行確乎

其無惑於上也或無故字二之字是故為君

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

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

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黜舉子之事載之傳

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或無下而字○左傳

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難也將立之而卒又

問焉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

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見一善焉若親

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

去也或無二一眾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

也眾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或

字○孫鑠曰可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

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

然或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

人矣身辱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

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不亦勤乎身辱猶鳴

呼也按諸

古文於乎，鳥虜嗚呼，皆一義。或作於是，是乎非是，為有或無，為字為人，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鄉，或以人為名，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為之，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從，是也。其作鄉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為導者，音義皆不同也。○詞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親其下，甚好，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

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過接特便甚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南。之兄或無之，字于下，或有鎮字，非是。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是時洪州只為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黃震曰：齊暉之兄為相，有司以嫌不取之，登第公謂其生于私，夫取舍于其人可也。



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儀字非是抑  
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  
則思其義習其義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  
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宦有利不利邪  
誦其習其成  
金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序貞元十七年作  
公年纔三十四耳愿

西平忠武王晟之子盤谷詳見卷  
盧郎中雲夫寄示詩按此序孟州濟  
源縣有石刻其間小有異同唐人跋  
云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  
序而送之云云歐陽集古錄曰當時  
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世所宗

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  
為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  
於時也○此文三疊長短錯落逐段  
布置逐段結構亦復逐段聯絡佳絕  
蘇軾曰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  
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  
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  
若且放我退之獨步樓防曰一節是  
形容得意人下節是形容閑居人下  
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都結在人賢  
不肖如何也一句上終篇全舉李愿  
說話自說只數語其實非李愿言此  
又別是一格瞿景淳曰前面一說仕  
一說隱俱有著落後一說不安於隱  
求進不得者之所為是無著落若  
太丈夫處世斷不出前二者茅坤  
曰造語形容處能鑄六代之長技

太行之陽有盤谷郭正城曰起得奇崛盤谷之間泉甘

而土肥艸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

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

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藂古叢字旋或作桓或從無之

非是友或作有○叙盤谷大槩極簡潔絕類水經注文字茅坤曰兩或曰又多跌宕結胎在隱者一曰郭正城曰兩或曰奇古愿之言

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此句是提綱直縮到我則

行之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昔于諸本坐于廟

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

旌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賞一作無

此六才峻滿前峻古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

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

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

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洪邁曰退之為文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

句故其言曰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

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乘

中夫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粉白

黛黑以蒲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

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間見者以為神楚辭大

拖粉白黛黑施方澤些又司馬相如賦觀莊

韋昌黎集卷十九

二十

刻節郭璞注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嬙西施  
 施芳澤正蛾眉設茅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  
 目流眇韓公以黑  
 為緣其肯則同  
 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天子諸本一作主上或  
 無所字下文於時  
 者之所為也同此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  
 焉不可幸而致也此見公非以隱為高者又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遠望一作坐茂樹以終  
 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  
 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之一作所非是  
 許多閒適之態郭正  
 域日寫出個中妙  
 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

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  
 二與其下或無有字  
 此隱士自得之語  
 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  
 亂不知黜陟不聞大夫不遇於賤者之所  
 為也我則行之林希元曰凡送隱者必左仕  
 了仕者議論平正且曲盡世故人情其  
 間又多格言是命世之文非苟作者  
 何候  
 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愁  
 起上七思切下七余切口將言而囁嚅上  
 舌切又而舌切下女居切又音如  
 囁嚅小言也楚辭嗁嗁作汗穢不羞  
 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汗一作汗穢不羞  
 穢汗作法

偉於萬一老成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  
何如也林希元曰只以下句收盡一篇意都  
是也茅坤曰結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  
有神力有含蓄

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

盤之泉可濯可浴浴一作濯破之說文云加

月易恒卦卦小象張之類曰多以容叶深以詩七

泉叶故只以浴為正爾曰公論語筆解浴乎

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浴一

句甚明其大歸只為盤之阻誰爭子所折也

窈而溪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似前復

而復至其後也極善形容嗟盤之樂兮樂

且無缺缺石本及諸校本皆作央注央盡也

諸校本多从石本而石本亦多無理未可盡

信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貞元中所

刻以集本校之或云盤谷序石本誤然以其

當時之物始存之以為佳玩其小失不足校

也詳正公此言最為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

統軍碑之類亦然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

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



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膏吾車兮秣吾馬從  
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歌詞精峭似離騷  
日一歌  
尤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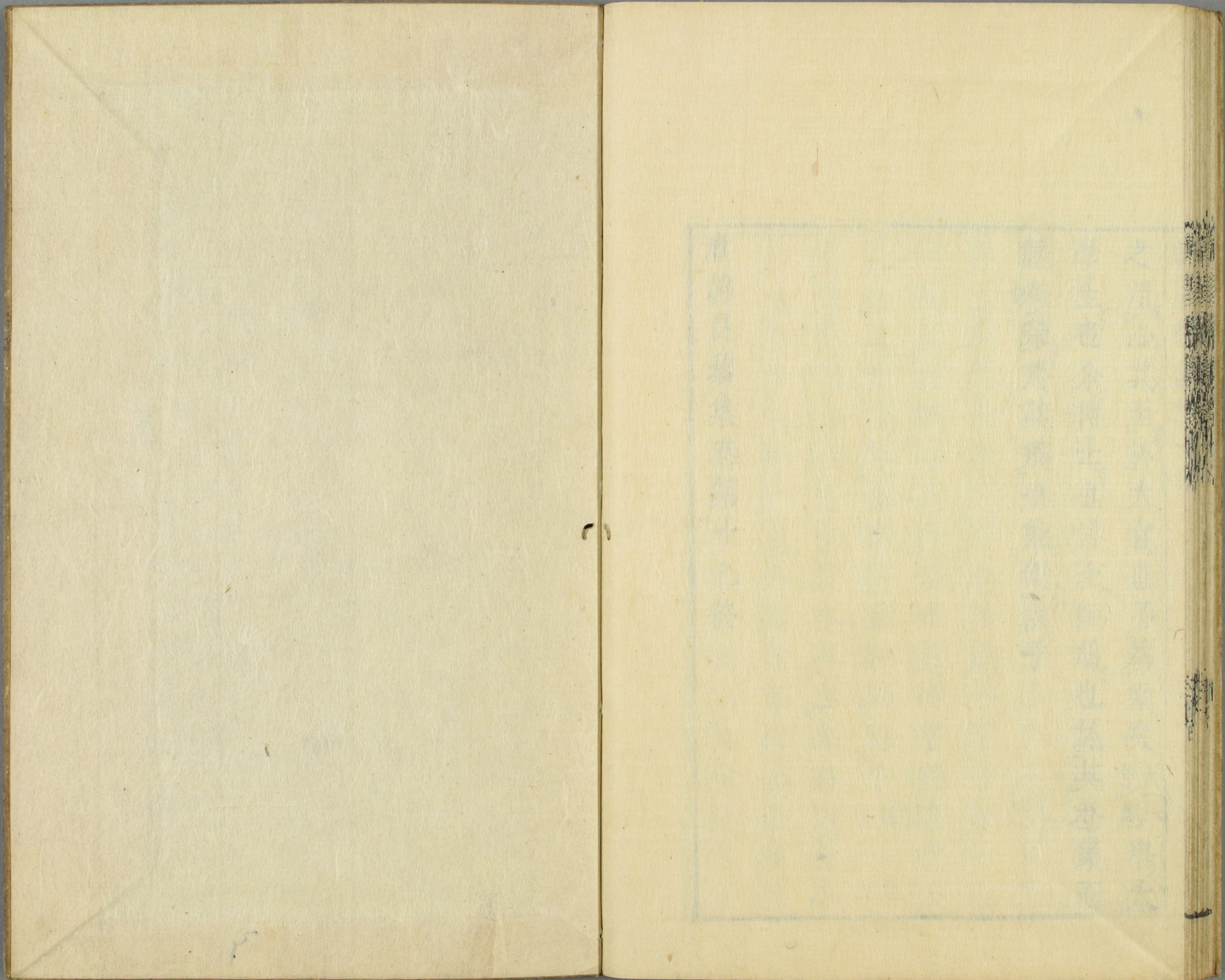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公時  
貞元十九年作○唐人登第無進謝  
有司之門者及今已大不然世道降  
替於此可破唐順之日  
此篇文字意格異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  
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  
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

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  
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  
其門者門上或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  
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抑一作  
抑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  
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  
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  
者其將有以哉或無違眾而求識立奇而取  
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無一由是而觀之若堪





Faint, illegible text within a blue rectangular border on the right page. The text is too light to be read accurately bu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 vertical columns.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ok, possibly from the binding or a previous page.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ok, possibly from the binding or a previous page.

